

春水遺稿詩

四

16  
196  
3



門知16  
號196  
卷#3



春水遺稿卷九

藝藩 賴惟完千秋

男 襄 輯校

文一 記十二首序八首

菜花亭記

唐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世傳而誦之蓋以其人之與境相得也客冬余應召歸本藩一二知友為館余于某氏莊莊在城南舍後接野時將二月菜花滿畝旦旦開戶花氣襲人余權名菜花亭釋褐以來辰而入盡申而歸歸則賀客踵至否則

同僚諸吏以官事來會無一人言及菜花黃蝶者無  
佗人之與境相乖焉爾於是乎余顧念疇昔亦有甚  
乎此者其在浪華家於市廛鱗比之間與賈豎駟僮  
雜居而其所交則韻士墨客所談非經史則風月無  
有一俗事証我焉人之與境相乖如此其甚而不自  
知者十許年猶一日也余又念其將來安知不有其  
相乖甚於今日者耶今余新進之士也俯仰諸官僚  
之間畏首畏尾有不可堪者客冬奉檄過鄉請教膝  
下家君曰汝之此行人皆榮之而在汝則勞逸自是  
判矣汝勉旃哉惟恭惟敬余受而退乃拜今命竊謂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家君乃以賜我且夫恭近乎  
禮所以遠耻辱脩己以敬所以治人家庭之訓眷眷  
奉之庶免罪釁唐詩又云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  
亦謂其人之與境相得也其果能如是不亦樂乎余  
佗日宦成而咀嚼前後詩意乃始有以報家君也因  
記其近日情狀以題僑居之壁云

春秋園記

春秋園在霞關之邸延袤數十畝向陽豁開堂可以  
一覽亭臺橋梁可以吟步流憩也而樹卉禽魚之觀  
皆得天趣而其景勝尤大者爲池池水劃園東西港

蕩殆居園之半水以南地有凹凸樹石多奇水以北  
平坦往往有樹卉而已觀游自平橋始當階斜對瀑  
水曰紫翠橋南度仰瞻瀑水數丈水脈出於玉川至  
霞關地勢陡下故爲瀑也名以垂練左折度石梁過  
松渚到鶴亭棲鶴一雙時或將雛交吭和鳴又能馴  
人出亭西南仄徑逶迤攀躡而上數十步右上臺石  
磴十餘級曠然四眺是園之最高處毋論愛宕諸處  
林巒可呼海光自至遠帆可數有憑虛之想名曰望  
仙臺下瞰茂樹環擁惟聞瀑水之聲下臺而右西北  
繞臺下嶺右視石如齧齧其下巉削復聞瀑水下吼

且入池沼潏然又下抵一丘松樹叢生有亭石爲牀  
曰松石牀洲灣參差樹石受映最爲遐矚又下爲花  
塢落花可茵又下到池畔徑又跨一橋橋有欄楯稍  
麗左週跣揭而度爲園之西偏樹皆數圍交翠陰翳  
有亭有井曰澄心處水常沸涓涓有聲流入池沼  
處可爲流觴過林浴水而東數十步左爲籬落傍花  
設門花如司閤字之曰花關東不及紫翠橋猶十餘  
步凡園西北花木居多春景可賞也花謝鳥換新綠  
繼美垂練瀑澄心處俱宜盛夏松石之牀以取涼適  
秋霜既降林葉呈妍已而葉脫林豁如松益競秀如

石益鬪竒是四序之觀也是園名之所由得也其不改觀者池水湛蕩而已樹石雖美得水愈勝水之成趣實多不翅與樹石抗名曰有慶取於履之上九之象臨深敬畏之至也其履可以視視履考祥所以大有慶也花關之內爲燕居之室東與堂鄰扁曰留芳蓋留春意之謂也惟春爲元爲仁爲發生之德留芳之名見養之有素也夫霞關之地固有崇卑崇者樹焉而丘焉而亭之卑者瀦焉而池焉而橋之園由其所固有而成丘茂鳥集池深魚游天造地設無待於人焉若夫樹必竒卉石必醒酒滄溟之剩碣石之殘

經之營之鉅麗宏偉以爲勝焉則亦峻宇雕墻之比豈留春有慶命名之意也耶豈春秋得名之謂也耶天明四年歲在甲辰冬十二月臣賴惟完撰

成章館記

昭昭之多能爲覆萬物焉而日星曜於晦明撮土之多能爲載萬物焉而河嶽形於流峙日星河嶽天地之章也有乎內必形乎外若取諸外以成諸我則五品五教亦惟藻績粉飾而已耳古今學宮之設果何爲哉朝夕于學者君子也君子所學果何事哉在於明五教五教不可以不敷敷之可敬敷之可寬其所

以可敬可寬君子不可不知也五品井然於上是君子之章也五品井然於下是小民之章也小民未必學以成已君子能使之由之君子任重安得不俛焉日以孜孜耶若不幸而遇國家多難之際君子小民各有進無退全其大節亦成章於不幸也是譬教之所浸漸不期所然而然乃可以見其有本以達也君子務本苟為無本安得有形乎外煥乎可觀也耶苟其有本也國體因之而立君位因之而尊士節因之而堅民德因之而厚上下同流熙熙皞皞與日星河嶽齊其高明豈不偉而大乎君子宜知其所自徒欲

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鈞聲名取利祿而已則以禮義相先之地為利欲紛拏之資奚啻學宮之為徒設而已哉得罪於聖門可畏之甚猗戲學職得其人治教整肅能成其所成而君子易治君子之懋也能由其所以而小民易使小民之恭也人心之向背風俗之媿惡吾於學宮乎觀之西肥鍋島侯興學脩其官顏曰成章之館有旨哉惟完辱侯之知與聞其命名之意乃授簡惟完書其榜又行之義因謹記之如此

與樂園記

園在府城正南數百步延袤數十畝東西夾水有堂

有樓喬松雜樹數十株矗立古藤架五六丈臨池皆  
非新栽者也乃上其樓則東南山嶂與島嶼連亘而  
海水滙焉公時臨之或召侍臣嘯歌吟咏賜酒相  
屬浩乎不知日之將夕矣侍臣或竊相謂曰園不甚  
廣樓不甚高無有卉木禽獸可以悅其目者海山之  
望亦不甚豁達二亭臨水僅可容膝雖曰尚朴素不  
亦已甚乎然公則如不覺之也從容自適以爲有  
餘命名曰與樂蓋取孟軻氏語也竊惟吾公之襲  
封也勵志繼述脩禮體信教令所及悉安其政藝備  
生靈數十萬歡忻之心油然而萃於吾公之一身

公之所樂蓋在於此爾若夫自封以瘠民則其所深  
愧焉顧先世數公能使人親其親賢其賢樂其樂  
利其利者既已如此自今以往後之爲君亦一其  
揆與民同之焉知今日之燕喜觀游不爲後日之所  
由也然則吾公不惟與今日之民同之乃與  
先君先民同之又與後君後民同之其樂孰大於  
是善乎其命名也苟以觀大視侈爲可樂則千乘之  
富何求不至公時假一日之暇豫從容自適以爲  
有餘者其以此歟否則區區數十畝之園豈足以樂  
吾公之心哉

九峯八川石記

石長咫高半之有九峯秀舉盤鬱其第一第二第三  
一山而三峯矣其第四孤聳其後尤秀絕如避其班  
者其第五第六亦二峯連接其第七與第八亦為一  
山其第九踞其末如不與他抗者諸峯雖有大小崇  
卑皆自峭拔雄峙峰間各研然成谷有白理粲粲如  
麻自有溪泉澗壑之勢所以稱八川也第三第四之  
間研然者尤深下有小巒當其衝第六之後亦有小  
巒前後二巒俱尖削自下望之亦各一峯也大凡石  
質黧黑而堅無刷摩鑄治之痕天然之奇寶也聞我

邦古昔名石有九山八海之稱雲根志茲石以當之

亦如不誣者又聞宋時有異石為九峰蘓軾為之名

曰壺中九峯蓋比九疑乎九疑名山也水經曰羅巖

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

九疑茲石類之矣則稱以壺中九峯亦不誣也石本

為浪華一處士家物處士姓伊勢名元助曰本藩第三世公

獲諸熊野木屋谷手親把玩後寄由良某寺為一貴

什其後流落人間遂為處士所藏是愛石家之所傳

稱也處士有名石數十品其家一日罹回祿咸投之

井僅免茲石亦與焉失其函及題識故今不可知其



詳也處士惋惜之餘遺之吾浪華邸士串田定賴定賴又不自有之而歸之於吾 白杏公子然後物始得其所云惟完謹按熊野由良皆紀伊地名是係本藩未移封時此事雖譜牒之所不見亦未可爲妄也吾 三世公之在紀距今二百年所蓋介胄生虱之時矣而獲竒石於幽谷愛玩自樂何其從容也惟完聞古云目之所見而思隨之 公子日夕玩之因以思 祖宗汗馬之勞得不憊然耶玩物喪志古之訓也此則玩物以勵志又以爲警是 祖宗之賜也豈可不愛護焉乎豈可不欽嚮焉乎

望野樓記

本藩之制食祿一千石以上率備兵艦以供公事又就近水處開莊繫焉又置庫其擄漿撓棹其他護板戰架凡百水操之具皆徹以藏焉然後其事始爲完備然後又或就起崇軒飛閣以爲美觀則其餘事也子恕關君爲執政增祿過千石乃造船既成未有莊也子敦淺野君爲同僚寬厚好善其莊在府西南水厓其北偏有隙地割之與關君曰地雖褊小或可以辨事君大喜曰同僚之誼至于斯乎廣袤十畝此不足自備耶崇軒飛閣以爲美觀非吾所欲也乃浚

其水而船已繫焉辟其地而庫已置焉又於其庫後  
開射圃又起小樓正門之旁更結一小亭以便其來  
憩亭名月波而樓未有名乃問諸余余曰海霞島霧  
朝昏獻勝觀望之富莫以加焉但其與樓近而可指  
數者野也其以望野乎惟野無足觀焉者而以爲可  
觀焉者是大夫之所獨他人所不與知也水利有所  
未講乎地力有所未盡乎太田之稼兩暘時若乎上  
奉德意下憐民瘼而虫虫之徒有攸歸有攸墜而大  
夫之遊心誠樂之顧舟楫之設實備他日之緩急而  
田野之望特繫今日之休徵蓋大夫之志無所不屆

也令子令孫能審其志之有在且識同僚之誼有如  
是者善繼其事善述其志則餘慶之延有不量者矣  
君嘗謂朝於樓夕於亭且試射於圃實官暇之一適  
而不得數至也猗戲大夫之遊民之悲歡繫焉我冀  
其理達而事成國家閒暇數來取適時或合僚吏登  
此以嬉無有虛日乃一大快事豈不可爲關君賀耶  
豈不可爲一藩慶乎君笑曰子之言也大矣予蓋將  
有意焉因使余錄爲之記

望海樓記

樓名望海者何所望海也爲之主者誰今執政山田

君也名之者誰予惟完也莊在府城南港口方幾十步樓東西有二亭而無名結構皆尚樸素莫有彫欄鏤楹之美樓與嚴島對雲靄陰晴實為勝絕歲之六月為鳴祠大會府之街坊棹船供祭罽纒其旗幟錦繡其帷幔鼓吹歌呼一鄉之人如狂以上下前川及夜彌望皆燈為一大壯觀予謂君曰往昔毛利氏之襲陶氏也乘大風雨夜蒙衝戰艦率兵數千獨揭一燈為標而絕海遂慶之將帥之設心豈不危乎萬燈之海乃彼一燈之海也君曰治亂安危之異如彼寓之杯酒之間其如之何予曰奚傷若彼燈之爛熳足

以見民心之所嚮矣若彼船之鬪豪華足以見其既庶且富矣或禁其浮靡抑其奢侈亦存其間焉乎昔人有言觀游者為政之具也則諸執政之有莊雖曰為觀游設焉亦何不可乃其設所以藏艨艟備水火本藩之制為然豈唯為觀游哉君其奚傷遂書其言以為記

大觀樓記

仙石君之莊去城不遠而海山田野之觀纖悉莫遯余名其樓曰大觀自以為稱焉君則謂余曰吾儕之有莊倉庫以藏艨艟之具宅舍以備水火之變重臣

卷之九 遺稿卷九  
之例爲然吾不材不德承乏重位豈藉祖先之積德也耶抑亦國之恩庇也今有此莊吾有愧於心焉但吾太公勤政三十餘年矣已致仕而老矣而無佗娛樂獨遊臣僚之莊我莊亦時或臨之伏惟太公以千乘自奉何欲不得而每務簡儉深畏奢侈雖有山墅川莊而樸素太甚殆乎有土階茅茨之風自其在位也伎樂紛華之遊一切屏絕獨嗜武伎及其老也尚猶如故時親閱諸臣之材伎孜孜不倦至遊吾莊亦就射圃以左右爲耦控弦放丸以是爲娛不知日將夕豈可不欣荷感戴哉余聞此言也不覺喟然

而嘆顧吾太公弘大之量不設畛域視諸臣之莊猶其莊墅也而仙石君忠順之心公爾忘私以君樂爲已樂上下之際融和渙同無纖芥間之可不謂之觀之大者乎哉君又嘗使告余曰大觀之樓與子居孔邇子盍携家而遊焉則亦子之莊也已一縱子所爲吾不禁也余從其言一日往焉觀其有一室淨除而無物極其矜莊者吾識其特爲太公設也夫如此矣而又使吾儕得縱遊其愛人之心何其恢博也無他能體吾太公之心焉爾已與其上同樂又與其下同樂噫嘻觀之大至此莫以尚焉大觀之名

果稱焉。曷翅海山田野之觀也哉。

嶺松廬記

己酉冬余受賜今第庚戌秋徙居焉。方二十弓許地。近于市百需皆得獨覺讀書講習之處炊爨供具之室稍有不便者欲更其地而不果居數年乃與家人議召工人口講指畫刻日量功而授之。工人解事屋梁不動而互易區處。今之讀書處西北四五步之地。舊有新厰撤之益取開朗更剌疎竹數竿忽得西嶺頂有松樹所謂宗固松者。闔國所瞻仰余喜出意外。子姪門生皆為吾賀之。余因諗之曰女知彼宗固氏

乎。今國老上田氏太祖在天正慶長之際著名於戰鬪間若揜井血戰遂殲渠魁天下所共知也。既老游心泉石園與西嶺對其頂栽松園樹相接以取勝觀。夫宗固氏數歷危難老而後樂之余今偶然得諸几案上如二百年前宗固氏為余栽之者何其奇也。吾與女輩幸生於偃武之後觀焉以為娛其謂之何哉。吾人勵精文武以備緩急或為爪牙或為股肱業在立志志在報君然食君之祿玩愒曠歲以宗固氏老後之樂為今日之樂則豈非宗固氏之罪人乎。宗固氏勇武烜赫如彼而其有風趣亦如此兒孫世為國

柱石不墜家聲女小子所知也西嶺之松遺愛所存  
視以為娛亦所以為警也陶靖節忠義之士也其詩  
曰冬嶺秀孤松摘其字以名吾廬時甲子冬十一月  
也  
臨江亭記  
江海之名古昔晰然而今則否蓋江漢朝宗于海江  
自內而出海在外而納之江有濫觴之源而海則浩  
蕩無際朝夕進退其氣之所通雖淺小如衣帶就之  
滌指無無鹹氣皆屬諸海云近江一名淡海遠江亦  
以湖得名遠江皆曾帝都而名之今之為詩歌者見

水輒為江為海無辨流蕩無分淡鹹雖然非橘化為  
枳指鹿為馬之類也吾藝阿賀浦居民靠山溪水流  
注于海之處渺為平灣中下氏家焉有亭名曰臨江  
其祖之所扁也乃觴余亭上曰近歲灣水淤塞日廣  
鞠為水草榛莽之地而里人講墾開之利聞官允俞  
乃灑而填之今之彌望井井然者是也灣面減半非  
復昔觀尚存舊名如之何余曰庸詎傷江海之稱混  
既久矣而今何必屑屑乎子亦歷所謂遠江乎明應  
之變湖與海合渺為一海灣而仍冒舊名矣予近聞  
幕府測量使伊能某巡閱海國至阿賀浦中下氏以

其里長館之某稱其佳絕爲山陽第一景勝今雖曰非復昔觀人猶稱之如斯則存其舊名不亦可乎夫凡守舊而不改者家訓所寓也因諗之以江海名義主人欣然又出其數子見之曰敢不佩服乃書其言以與之

遊須磨記

韓退之詩云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蒸遠氣半上霽孤形詠海月也古人下語一何痛切予歸覲于藝途宿須磨得恣斯觀時九月十三日也日之未落月既在天暮色始定光瑩注射是分勢吐靈也既

而遠氣外蒸以觀海面明輝內湧粼粼然滄海之空濶無際烟霾與葩華如有向背者未高蒸遠氣是也時見舟帆來也如無因而至前去也如不知所之自幽徂顯自顯徂幽乍得乍失竒亦已甚蓋以其向背故也至其到天心烟霾潛銷葩華冲融莫有向背莫有内外半上霽孤形是也余嘗陪家君賞月于松島于石山地皆名區月亦幸佳然未有如今夜之望者地勢爲然余恨不使家君賞玩之也則將寫之以歌詩陳之膝下而余之拙陋不足以彷彿万一顧得韓公詩先余寫真叙實於千歲前因敷衍其意充諸旅

囊備歸獻之一物我心樂焉不知我者必謂此遊其自娛耳嗚乎豈其然乎吾持悅親之心而得佳月於勝地而心樂之豈私之云乎哉饒使私之其究歸于公謂吾不信有如明月幸甚於未嘗也今亦文望嘗春內觀荷記觀荷記是也余嘗謂寒食賞民于休也山王神祠爲東都一名區山曰大樹王寺曰城林子院甚多其臨溜池者東南豁達遐矚最宜智光院其一也夏天荷花盛開彌望絢爛官暇結伴登覽爲吾輩祗役之一適矣都人皆知遊不忍池而溜池之荷罕有賞之余嘗要服部栗翁高山仲繩遊焉距今十

年許二子已逝矣園僚加藤德基堀正輔及家弟亦皆一遊邸內諸少年從之今茲庚申余復來乃謀遊賞諸少年時時爲余報花消息乃期六月廿七日本月既望寒泉先生見招約山南畝在坐話及觀荷之遊因約斯遊更相求引精里及海門龍渚諸子一無不應邸內子弟重其盛事抃喜從事使余不知其營辨之勞因諭之曰酒果殽饌不寂寞則可不欲彫盤綺食有富貴之相衆皆唯唯本日臨宴又諭之曰名士之會吟酌從容各取其適己以斗方扇頭請書以敗高興則非吾子弟也衆皆唯唯文房四友思溫携



之麴生酪奴以敬提之年少童稚亦先余而往爲應門也將命也精里先至海門諸子次之南畝末至皆歎其勝絕游矚晤語甚樂荷風時來暑威爲之一洗茗杯酒椀交錯孔偕客或饋名釀樽酒玲瓏餽饌饗爲頗豐一童子拗數荷葉以爲碧筒進余乃揀其最小者用之長二三尺刺其心而彎其柄諸子傳飲飲訖輒以書刀截去其所啣處而遞之各有工拙至南畝則哂而接之屢吸屢輟曰所謂猶帶荷心苦者佳則佳矣如其不疏通何余取檢之其刺之彎之皆未工命左右更之南畝謝曰時維季夏其帝炎帝陽德

用事和氣以暢而荷心未疏通者天也吾不欲違天而強飲焉不有杯盞者乎乃引滿叫快余曰南畝先生講道學來小子識之一坐爲之粲然酒間童稚揮洒數張精里不堪伎癢援筆一掃諸年少環視不出一語南畝龍渚亦書數帋龍渚近日書法尤竒天既暮繼以燭宴散得詩二十餘首獨海門更有和歌一首景境之美宴集之雅篇什盡之裝爲一卷因紀其事以備異日卧遊之一具是日會者精里古賀淳風南畝太田子耜柴子久爲栗山先生之嗣並係幕僚其他薩藩海門赤崎彥禮中津龍渚倉成善卿久留

米石梁樺島世儀肥後鹽井辛島伯夷備前醒廬万  
波肥前古賀仲安臨期有幹不來者幕僚寒泉岡田  
子強約山尾藤志尹及水藩高橋子大周旋助余者  
柴田典吉川思温金子璋谷村致遠中村維績太田  
靜及湯川氏謙大熊辨凡七名藤田以敬總理之臨  
期礙事不能來助爲黑瀨思禮皆本邸從余游者歲  
在庚申六月霞厓賴某記

奉送白河城主源君序

爲政之道在寬猛相濟而已寬猛相濟而其政斯行  
寬猛相爲表裏非如水火不相容也偏乎寬則民慢

其上偏乎猛則上殘其下苟能相濟各得其宜尚何  
寬猛之可名而其有名也其迹也故視古人之善政  
有屬於寬者有屬於猛者實如水火不相容雖然顧  
其所以然則其趨一也一也者何也仁也惟仁故施  
之以寬必如水之可狎而翫之斯民親其上非慢也  
糾之以猛必如火之可望而畏之斯民畏其志非殘  
也其治誠寬矣豈無猛者存焉乎誠猛矣豈無寬者  
存焉乎夫如此然後諸政周行兆民允懷其盛矣哉  
若夫爲政參之以術一寬一猛互用諸民亦是朝四  
暮三之術豈古之治法也耶是無他徒知其可互用

而不知其本寬猛相涵不可岐而分之也是豈非所謂生其心害其政者哉學之不可以不正也方今昇平日久上下恬熙獨學術稍變議論卑陋志學之人往往厭正喜詭實爲可憂田野之人如此未足憂也市井之士如此未足憂也但在人上者如此其人小則其害小矣其人大則其害大矣以有爲之資而在有爲之位而其學不純正則或民慢其上或上殘其下其歸不可勝道豈非可憂之甚耶其學苟純正矣則其德業至盛至大孰知其所底止焉耶扶植綱常鼓勵政教四方必來取法是所謂爲萬世開太平將

在斯人也今白川城主源君蓋其人也歟惟完曩蒙延招賜坐論學且獲聞君之敦尚吾學辨晰異學之源委惟完竊謂今時望之屬於君有以也蓋君之所志者正大其將發者高遠在乎內則形乎外不期所然而然新立就封時歲屬凶荒救極之政既著美則美矣未足充天下之望也自今以往其施民糾民有時乎寬有時乎猛振風俗感人心無所施而不得其宜則盛德大業以充天下之望也可庶幾焉則豈惟白川一藩之民被其澤也耶使天下志學之人心誠知風俗之淳疵由其學之純駁衆喙一辭無得間然

乃天下之學亦將一於斯哉誠如是也則豈惟一人  
一世之觀之美也耶為萬世開太平其在斯人與果  
在斯人也天明四年甲辰夏六月

奉壽赤水長翁序

水府赤水長翁有博物君子之名也久矣惟完秭後  
江戶因探翁於小石川邸壁挂西土輿地圖方丈其  
所手製云談餘按之質所嘗疑翁乃自引畫又指點  
辨對如流圖間有淡墨生暈塗抹狼藉處惜其欠分  
明翁曰是某水某湖也某年暴漲坍塌之處湮沒幾  
里至某年挑濬未完也一一取書為徵引據極的確

因識方丈之圖一筆不苟蠶絲牛毛無一無徵吾一  
瞥致惑者真可赧愧雖然操觚之士詳於異土而畧  
於我方問異土古今沿革隨叩隨應及問至我則茫  
然然則翁之精密雖可驚而似未足稱者因叩之以  
我山陽及所嘗經東海東山二道乃探篋又出眎其  
所嘗製本邦輿地圖方三四尺亦指點辨對如流以  
吾所記驗之毫不有差其他亦可類推也豈世之詳  
彼畧我者比哉高山仲繩嘗游松島告別於翁且欲  
豫問其勝槩而以起程日逼難之翁供之便飯乃援  
紙筆條錄自江戶東郊至松島山川程頓及沿道冢

墓古蹟土宜之微累累成卷盈握一食頃而成仲繩  
歸後袖來眎吾稱其無疎漏爲之吐舌又聞所製西  
土圖傳至崎嶇蕃客程某者覽而喜之題言稱揚蓋  
余之於本土及舊經過處已驚其精密而仲繩之於  
松島行程又服其明覈所知益深則所服亦益深矣  
吾恐蕃客或因赤水所著以審其本國之版圖者多  
矣夫圖輿地毋論其明覈非其開闔有法盈縮有畧  
則不得也分界要其肅肅然也方位要其秩秩然也  
自非胸具一乾坤星野流峙隨手而別安得其明覈  
纖悉使履其地者見之喟歎不已耶翁年耆艾始舉

于鄉今屬近官其獲乎上可知也而其所以獲乎上  
則吾未之知也不唯吾未之知也雖翁亦不自知也  
豈以輿地之學乎抑末也翁之於文事無所不該輿  
地其緒餘耳其通乎國典察乎人情蓋皆如輿地之  
明覈纖悉爾抑亦末也水府之學振古爲盛濟濟踰  
蹠不乏其人以此舉之何必一赤水耶歲丙午季冬  
爲翁七旬初度其同僚立原君伯時遠發書請言於  
他邦之人以爲翁之壽四方名士更相告語寄言以  
爲之壽者不必待其請托其信乎朋友也可知也吾  
於是乎知其明善之學誠身之行以馴致獲乎上之

盛蓋有在焉猗戲如翁之學之博行之脩謂之君子稱矣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敢以祝天明六年冬十二月

正學指掌序

風俗之漸靡薄其可歎乎風俗之漸靡薄由道之不明也道之不明由學之不正也道也者何倫理也學也者何明之也倫理之外無道明之之外無學奚以呶呶爲乃有外之以爲學者正學之名於是乎立焉夫學有正雜之名抑末也雖然風俗之醇醜職此之由則我豈得不辨其所由耶其果雜乎國異政家殊

俗其能正乎一人施教四海同流爲此亦由其學爲彼亦由其學其醇其醜顧所由如何耳宜乎先賢脩小大學之書諄諄乎政化而不已也夫學之不正亦數家也以其不正而其學既殖所謂識愈多而心愈窒也以其所窒鳴其多識足以籠罩一世大抵高者以頓悟爲學卑者放功利立教或虛喝或執拗以風靡其徒適足標其學之不正焉君子可不三致思乎是吾志尹之所以有指掌之編也其文俚言國字其說布帛菽粟瑣瑣一小冊子雖未足以盡志尹之蘊而使人由是闢其榛莽知有正路實炳如也指掌之

名不亦當乎余嘗與志尹寓大阪交道既廣俱悟時學之不足爲奮然立志力講正學每輒論說風俗之不醇係爲學之不正繼之以慨去今五年余就召于父母之邦志尹隱士也卜居市井澹泊自守出處雖異其志則同今茲乙巳初夏志尹遠寄是編蓋以其所曰依然也因書嘗所與言者還之倘有梓之者志尹無拒之以問諸一世是書之行否或足以觀世道歟天明五年乙巳五月

唐詩平側考序

唐詩名以律其嚴可知已然拗換之法亦多端矣後

人視以爲拘攣之具不知其爲遣辭之活法不亦左乎余嘗謂山林廊廟無往不詩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豈無自然和諧之律耶若夫心之所之與律牴牾則詩非其詩尚何自然和諧之有正亦是律拗亦是律自一篇一聯至一句一字各有其律活變百出正拗得宜能通於此而後始可與言志也已水戶松江翁著唐詩平側考論之盡矣全編盛推詩律兆律兆吾友浪華竹山居士所著人多病之以煩苛曰居士取其可徵而徵之唐詩恐未必然也是獨囿於流俗苟簡之或而昧於正拗得宜之律弗思甚也余在江

都有一詩客來舉或人說曰苟非再檢四唐之詩燭照計數別陶鑄一竹山則律兆之編孰容可否是言似淺而其旨深矣今於翁之詩考亦云夫翁之與居士東西千里未嘗有一日之雅隻字之交而其識見暗合可謂奇矣吾聞之也翁之立藁已久及律兆遠播觀之擊節曰西方有人迴狂瀾於既倒是先獲我心者乃比比援引以証其說云律兆其辭爾雅議論縱橫固足以表士林詩考乃國字小冊子而按據詳密辨正精確最便於初學且併及古體所該亦廣矣正德享保之間大手輩出言偶及詩律不逮竹山松

江之精詳也遠甚自餘作家一切曠曠不足道耳詩而不唐則已苟欲其唐乎律兆詩考其津梁也豈可廢諸翁已沒三年今茲丙午季冬水府侍講赤水長先生寄詩考屬以題言且將問梓焉以成挂劍之義翁水戶松岡邑人名玄淳字子朴松江其號姓鈴木氏因國訓轉爲鱸又去魚爲盧蓋倣東哲之去足云是爲序天明六年丙午冬十二月

藝備孝義傳二編序

孝義傳初編既成二編又成是皆吾太公之命也初編自自得公徙封之初至太公臨國之年二



編續之終於其告老之日也其鑠梓竣事及今公  
襲封之後臣竊惟太公勤政治民久矣嘉猷茂績  
固爲數端如是書亦其一也今公孝順謙虛善述  
其志常懼其美歸於已及是書成亦誠惟完等曰此  
我因太公之志也而其修撰亦多在其當國之日吾  
則不與焉而人或謂吾襲封後事則是以其德爲吾  
德以其政爲吾政於吾甚不安汝等其志於策以著  
別之以顯太公之德太公聞之曰何傷也續述  
相及古之道也奚必拘拘今公尚猶退避不敢有  
焉臣等於是益知兩公仁孝之實以爲我風化之

源孰不拜其德音焉耶自此以往孝子義民愈出  
愈旌續之成編何有窮已謹書諸首簡令讀是書者  
知本藩孝義之有本其本深固如此享和三年癸亥  
春二月朔臣賴惟完謹撰

不  
固君章詩集序

余弱冠與阿波岡君章相識于浪華時君章亦未壯  
爲其邸吏其貌古而氣溫謙虛寡言言不涉塵凡而  
多材藝巧詩畫精絲竹吏務餘暇唱和往來其詩超  
拔雅淡不爲纖巧輕便之語余已心服之後從父歸  
國余亦歸官于國數十年間書問不絕每見近著輒

知其進步加以老蒼之致又欽其造詣匪淺也余屢  
後江戶得納交柴博士交博士嘗仕于阿因問以君  
章則曰知其名未詳其人也蓋博士之在京與君章  
之去津正相差池宜其不之詳也因悉語其狀且曰  
使其來此必有相得而驩又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  
下必有可觀者先生盍告諸阿侯博士聞而欣然余  
瓜期數反君章終不來且聞遽陞補學職當此時也  
尾藤志尹自浪華古賀淳風自肥前俱爲昌平教官  
其於列藩薩有赤崎彥禮肥有辛島伯彝備有姬井  
仲明万波伯信若有西依景翼奧有志村冬藏廣瀨

以寧石有山口正懋豐有倉成善卿筑有樺島世儀  
其亦盛矣乎君章而來余握手於三十年後想其氣  
貌老蒼有加于舊猶其詩也顧柴博士從吏必力而  
終莫能得耶其教督之任有不可一日闕者乎抑亦  
經國之大計有備於執政之諮謀也君章逝矣而博  
士墓木將拱阿侯亦已捐館皆不可問也君章孤必  
纂遺草謀上之梓請序于余余嘗在浪華所相周旋  
者星散漸盡無有存者余獨保殘喘題其集首亦自  
幸也但其於君章一別後宜相見而終不得焉則未  
嘗不撫卷浩歎云文化甲戌嘉平月友人藝國賴某

撰

漁石印譜序

古人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吾眉公於篆刻亦然蓋篆刻猶書也高卑與人品從焉世之評篆刻以高孺皮葛子琴為稱首子琴學于孺皮眉公學于子琴皆高尚人也技亦不相上下而世識孺皮子琴而眉公罕有知之眉公寡默不好博交獨與尾滕志尹越智子方善敬之如父兄初在浪華業醫善售而不屑為其母與妻辟纊為生眉公獨以釣漁為樂自號漁石子方已沒志尹赴召江戶而眉

公益孤高一夜近街失火將及其居其所知者皆來爭救因托其母與妻扶去己自引杯觀其烟焰曰有此好下物人指為狂其後家益貧困適南都居焉子方子士亮異其無消息遠往問之眉公獨釣於猿澤見士亮至欣然罷釣相携歸家家徒四壁其妻亡恙愛敬眉公猶往日也志尹學識高于一世士亮父子耿介子立俱少所許可而皆有取於眉公眉公為人顛佚如此而篆法益正刀法益熟變化百出愈出愈正無有涉狂怪其所存可知也所謂極入規矩者有識之所以不能舍也哉眉公歿後士亮往就其家得

印紙數十編爲三卷其餘寸楮小紙片片不入編亦亡數蓋不能買全幅紙故爾其貧入骨亦可想也士亮以此寄余請題其首簡余嘗在浪華亦與眉公交遊追想往時以記一二問諸士亮眉公名游一字息民以正珉行姓赤松氏其沒僅五十又二歲云文化五年戊辰七月春水病叟題

御風漁石印譜序

曩者浪華越士亮遙寄眉公印譜請之題余玩之數月題數字還之士亮囊封眉公印紙紛如木葉者爲謝披之欵識數百愈出愈奇余乃以意排之貼之爲

卷得二十頁時子琴孤膺亦遙寄子琴印紙五六十亦有木瓜之報也二子心畫不期而會豈不欣抃耶亦排之貼之併爲御風漁石印譜不獨二子篆法之不凡印文多故人姓名猶見其人儒雅有片北海江北海尾古二博士武弁有岸子裕隱秀明田夢鶴好事有芙蓉半齋蒹葭畫有五岳僧有大典藥樹不獨猶見其人因憶及其交情游狀皆余卅年前在浪華時事宛萃於目前矣但眉公之刻姓名字號未嘗經聞見者居多或是眉公錢盡爲張四李三俛焉彫鐫以代酒資者非邪子琴長余六七歲眉公少余五六

歲皆已逝矣人或傳道今時上國人有得二子刻印  
非人姓名者貴如寶玉余則幸保殘喘乃撫玩二子  
手蹟二子而有知或應笑千秋瓦全以存焉噫

雖具其人因謝及其交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最奇芙蓉半露兼對畫亦正畫對亦大典樂樂不  
汝畫早古二謝士知亦奇舉子孫謝夜田田楚謝我  
不月明交交姑入披各謝具其人謝錄亦在武武  
亦耕文胡文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亦南木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春水遺稿卷九終

